

王泰栋 著

陈布雷传

石獸岡南巨馬東名城終古屬英雄
寒風易水剝經路黃土哀坡碣石宮
臺上千金空養士殿前一擊竟何
功我來俠窟生悲憤日抱秦城起

白虹

錄近人易州懷古詩

陳布雷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筱尧

封面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布雷传/王泰栋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

ISBN 7-5060-1041-0

I. 陈…

II. 王…

III. 陈布雷-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181 号

陈 布 雷 传

CHENBULEI ZHUAN

王泰栋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1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60-1041-0/K·202 定价:16.80 元



陈布雷(摄于 1948 年)

陈布雷手迹

石獸岡南巨馬東，名城千古屬英雄。
寒風易水荆涇路，黃土長坡碣石宮。
臺上千金空養士，殿前一擊竟何
功。我來俠窟生悲憤，目極秦城起

白虹

錄近人易州懷古詩

陳布雷



你是我家第一個清嬰，入伍的志願
兵門稍有光，我祖我父亦將含笑。長風
萬里壯我此行，錄得好身手，長得好
技術，勸我回家，復仇雪恥。我以滿腔熱
血的情緒，期待你奏凱歸來。

追憶此念

長安書贈

卅三年七月

陈布雷为侄儿题陈迨从军题词的手迹(1944年)



陈布雷元配夫人杨宏农



陈布雷与同胞弟妹合影
(前排左起:陈训慈、陈布雷、陈训恂
后排左起:陈玲娟、陈训惠)



陈布雷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夫人王元默 陈布雷

后排左起:次女陈琏、幼儿陈远(现名陈力)、次儿陈过、长女陈琇、
长媳王世玺、长儿陈迟、三儿陈适、六儿陈遂、五儿陈迈)

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的
陈布雷墓



蒋介石祝贺陈布雷五十寿辰之手书

王泰栋同志以其所撰之《陈布雷传》给我看。他是一位有心人，为写此传，下了不少功夫，费了大量心血。几经修订，庶成此稿。我通读以后，不禁思绪万千，感触多端。

布雷先生是我的宁波大同乡。忝属晚辈，虽少交往，但早年对他的文章道德，是颇为心仪的。1948年，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有机会得在南京识荆，曾多次偕同浙江同乡去看望他。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有一次我问他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他用缓慢低沉的口气对我说：“力量”和“形势”两个词要分开来讲，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他是看到总的趋势的。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他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后来到他自杀的噩耗传来，我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出此下策。

《陈布雷传》资料丰富、真实。其实此书写的不仅是布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鼎革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政局诸端，其间以布雷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加以叙述，间及布雷先生与郭沫若、邵力子、张治中、沙文若（沙孟海）诸人，与同僚下属以及兄弟、妻子儿女间的种种关系。不仅可供了解布雷先生的为人处世，对

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总的来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总感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的,像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尤难。因为写到他,就必然牵连到蒋介石和当时政局的方方面面。像作者这样用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绝不可能。这只有在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倾向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政策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来写这样的文章。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外侮侵袭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时代在前进。当前,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国家稳定团结,改革开放形势大好。香港已经回归,洗雪了我百余年来的耻辱,更令人鼓舞。台湾尚未团圆,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但读了《陈布雷传》,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借鉴历史,接受教训,从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着眼,共促统一之成。不仅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在台湾的其他政党和炎黄子孙都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现正是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奋发腾飞的契机,愿借以寄语在台国民党诸同仁和台湾同胞,希望大家能从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发,解脱旧的思想束缚,跳出小圈子的局限,共同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同创千秋功业!

1997年7月

(注:本文作者毛翼虎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副主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

目 录

1	一点感想 毛翼虎
1	第一章 陈布雷自杀之谜
1	一、是心脏病突发吗？
3	二、为什么自杀？
11	三、陈立夫的来电
13	四、一束遗书见真情
19	五、“要死得清清白白”
22	六、“布雷先生完了！”
25	七、“遂其澹泊之志”
28	第二章 陈布雷秘书和副官的回忆
28	一、遗书的公开发表——
31	二、“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33	三、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35	四、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
39	五、陈布雷的最后一句话 ——“让我安静些！”
40	六、蒋介石大吃一惊前来诀别
42	第三章 陈布雷的青少年时代

DJ74/29

42	一、陈氏家族与陈杞怀
45	二、陈氏兄弟
47	三、府试第一名
51	四、慈湖之畔——“覆满同志社”
52	五、甬江——退学
55	六、西子湖畔——“浙高”
59	第四章 陈布雷办报
59	一、《天铎报》——请作布雷鸣
64	二、在宁波九年——教书又编报
67	三、《商报》——畏垒
72	四、南昌之游
74	第五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上)
74	一、南昌见蒋
80	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陈布雷回乡小住
83	三、居乡忆旧唯正统
87	四、《时事新报》——重操旧业
89	五、北平祭告孙总理
93	六、浙江省教育厅长——西湖博览会
98	七、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101	八、蒋介石兼教育部长——陈布雷当次长
104	九、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官非宜解
106	十、“敌乎？友乎？”
112	第六章 陈布雷与蒋介石(下)
112	一、侍从室与陈布雷
116	二、随蒋巡视川、黔、滇
123	三、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
126	四、编造《西安半月记》
134	五、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
137	六、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

- 141 七、《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 143 八、在日机轰炸下的陈布雷
- 147 九、夜探汪精卫
- 151 十、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
- 154 十一、为孔祥熙案向参政会做说客
- 157 十二、“宁静致远 澹泊明志”
- 160 十三、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
- 166 十四、党内有党，派中有派
- 169 十五、《三民主义半月刊》
- 172 十六、破虏靖烽烟
- 175 十七、“抗战胜利太突然了”
- 179 十八、“笔啊，笔啊！”
- 181 十九、主人衣锦还乡——修家谱
- 184 二十、“从一而终”
- 188 二十一、庙廊山林之思
- 192 二十二、无法回天
- 196 二十三、“瓶之倾兮，惟垒之耻”

204 第七章 陈布雷与郭沫若

- 204 一、两位才子
- 205 二、人才难得
- 208 三、蒋介石两次单独召见郭沫若
- 211 四、在重庆的一次官邸小宴上
- 213 五、“相惜文心脉脉通”

217 第八章 陈布雷与邵力子、张治中

- 217 一、私谊笃好和“仕隐”箴言
- 219 二、不啻骨肉之情

224 第九章 陈布雷与沙文若

- 224 一、同乡同门之间
- 226 二、从政乎？从文乎？

- 228 三、沙文若见蒋介石
- 229 四、编纂《武岭蒋氏宗谱》
- 231 五、陈布雷自杀前与老同学之间谈心
- 234 **第十章 陈布雷与陈立夫、陶希圣、张其昀**
- 234 一、一次胁迫
- 235 二、重才轻德
- 237 三、一个政治书生
- 240 **第十一章 陈布雷与程沧波和青年记者**
- 240 一、程沧波回忆陈布雷——无法解忧
- 241 二、黄萍荪夜访陈布雷
- 245 **第十二章 陈布雷与故旧**
- 245 一、邵斐子——终身不忘的恩师
- 246 二、陈布雷与张任天——“民亦劳止，讫可小息”
- 250 **第十三章 陈布雷与同胞兄弟**
- 250 一、长子代父
- 251 二、“总算没有辜负先父临终嘱咐！”
- 253 三、弟妹皆受高等教育
- 255 **第十四章 陈布雷和夫人王允默**
- 255 一、洁身自好，爱情专一
- 255 二、一介书生先夫子
- 256 三、“君之于我，犹如明灯”
- 260 **第十五章 陈布雷和女儿陈珪**
- 260 一、“清白家风”
- 262 二、取名“怜儿”的来历
- 264 三、走的另一条路
- 266 四、陈珪失踪
- 268 五、“家里不谈政治”
- 270 六、陈珪夫妇被捕
- 272 七、在南京宁海路 19 号

274	八、最后的一面
277	附：陈布雷年表
280	后记

一、是心脏病突发吗？

1948年11月14日清早。

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央日报》的第二版以三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两行大号铅字还散发着油墨的气息：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这天的《中央日报》异乎寻常地成了热门货，南京市民、公务员、学生都抢购报纸，争相阅读。

《中央日报》的新闻原文如下：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

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南京城内伴随着初冬的寒风，掀起了一阵议论和传言。

“布雷先生学问品行确实令人钦佩，未听说有何致命疾病，何以忽而去世？”

“略感疲劳，照常办公，怎么会突告去世，真是奇怪！”

“唉！辽沈会战失利，徐蚌会战（注：即淮海战役）前途凶险，国军在东北、华北都吃了败仗。陈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这是胆子较大的人的看法。

还有一些谣传：

“听说蒋总统最近脾气很暴躁……”

“这当然是前方吃了败仗的缘故……”

“听说陈老夫子向总统进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我也听到一个消息，总统一气之下还把夫人的一只心爱的哈巴狗一枪打死了。”

《中央日报》还刊载着陈布雷的略历：

（中央社讯）陈布雷先生原名训恩，字彦及，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4岁，补诸生。嗣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岁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历任沪甬各学校教习，各报主笔，尤以辛亥革命在《天铎报》撰文及北伐前后主上海《商报》笔政最为海内宗仰。民国十六年以后，历任浙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抗战期中，翊赞机务，卓著勋劳。

胜利后任国府委员，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今年 59 岁。元配杨氏，继配王允默女士。子六：迟（字伯须）、过（字仲胜）、适、迈、遂、远，女二，孙男女三人。

这略历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陈布雷一生的经历的。

人们也有惋惜，也有叹息，也有疑虑……陈布雷之死这条新闻，确实如鸡鸣寺在落日黄昏时敲起了第一响钟声，凄凉的钟声震荡着整个南京城；也像一颗大石，掷入了黑沉沉的莫愁湖中，一声巨响，激起了层层波浪。在南京政府中枢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一般市民虽然还不知道陈布雷真正的死因，也不知道在那些中央要人心中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中央日报》连日的公开报道也道出了一些真相。例如 16 日的报纸上就这样刊载着：

……先生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 日申时大殓。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是日充满悲凉气氛。故中委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联、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 11 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总统并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两束。

是呀！蒋介石是痛心的，“二十多年来之知己”，总统府的国策顾问，猝然去世，怎么不令人痛惜，又怎么不令人惊疑！

二、为什么自杀？

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身亡，这消息终于在 1948 年 11 月 18 日由中央社发布了。标题是：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中央社电) 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筐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消息中虽然没有明白写“自杀”词儿，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是活脱脱的写照。是陈布雷“油尽灯枯”了，还是这个政府“油尽灯枯”了？陈布雷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自杀呢？